

你好,2021

烟火漫卷2020

□ 李 晓

新年将至,这承载2020年时间重量的大鸟翅膀,又将隐入浩大天幕之中。

农历2019年除夕夜的灯火里,我赶往单位出席紧急会议。一个国家的抗疫之战,在农历新年的晨曦里打响了,我是“参战”的一员。

这个艰难的春天,空气里布满了消毒水的味道,时间似乎真的凝固了。

我对我所住大楼的感情,在2020年春天时间的深流中愈发深了。有天晚上下班回家,遇上在炉火旁守楼值班的老秦,他弓着腰起身向我致意,说辛苦了,其实这话应该是我对他说的。望着这个在表册上认真登记的瘦骨嶙峋的男人,我真想扑上前去拥抱他一下。老秦告诉我,有天半夜他在炉火旁打瞌睡,醒来发现一条毛毯盖在肩头,那是他89岁的老母

亲,蹒跚着下楼来为儿子披在身上的。像老秦这样的人啊,就是这幢大楼里散发光芒的老灯泡。经历了这个“战争”,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邻居,遇见后几乎都要亲热地打上一声招呼。在这个春天的深处,多了温暖人心的酵母。

“时间,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诗人的豪言壮语,于一座城市相继解封的春水流动中再次生动清晰地显影了,在城市弥漫的袅袅烟火气里,汇聚升腾成最家常的味道。

20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单位防汛值班,看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一个画面,我所在辖区老街河流上的一座百年老桥,在当日特大

洪水中被淹没。当那座老桥的桥头在洪峰中只剩下一个桥帽时,我感觉洪水也淹到了我和许多老街人的胸口。老街密刷刷的人站在雨中无声呼唤:老桥,挺住啊!洪峰退去后,那座见证了岁月流光的沧桑老桥依然顽强耸立,几个老街居民朝它深深鞠躬致谢,桥啊,桥,你如慈爱老祖母的凝望,经历了此次劫难,我们命运的交融更深了。

泥沙淤积的老街,满目疮痍。在老街经营泡菜生意的项大哥,作坊里几十个泡菜坛子都被洪水席卷而去。那天下午他见了我,面容上没有一点悲伤,说,只要人还在,没啥啊,我女儿还在读研究生,我还要做泡菜生意嘛。一座顽强的老桥,它似乎也

为一个滚圆的大冬瓜上扑满了一层白霜,这是王大铜在秋深时节给我抱来的自家种的瓜。73岁的王大铜是我联系的贫困户。在这场国家发动的脱贫攻坚战中,王大铜是今年全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中的一个。初冬,我去了他家,橘树掩映中的新房子刷上了白色涂料,走在果园中,风一层一层吹来,树叶哗啦啦哗啦啦响,我听见山山岭岭也笑出了声。岁末冬夜,我用那冬瓜炖了羊肉,加了橘子皮,肉香扑鼻,浓醇暖胃。床头一灯伴我,重拾1999年购买的明朝张岱《夜航船》细读慢嚼,许多文字如那老汤熬出了新味道。在时空交错的《夜航船》里,我撑一叶扁舟,悄然划入2021年时光浩淼的水域。

元旦·新年

□ 刘 敬

岁月如流,弹指经年。未经商榷,不待回首,2021年的元旦,已翩若惊鸿倏然而至。

元旦是一座桥,一座辞旧迎新、继往开来的桥。当2021携着梅的清香、雪的莹洁向我们走来,我们无须等待,亦无须犹豫徘徊,我们应该做的,唯有毫不迟疑地挥别旧岁,然后,微笑着,张开我们坚强而有力的臂

膀,去迎接,去拥抱,去亲吻那一轮冉冉升起的新年的艳阳!

元旦是一首诗,一首自然蓬勃、珠圆玉润的诗。当2021溢着春的温暖、风的柔情向我们行来,我们不能懈怠,亦不能怔忡发呆,我们应当做的,唯有毅然决然地斩断退路,然后,镇定地,理清我们零乱而悵惘的思绪,去筹划,去拼搏,去开拓那一条如

花似锦的未来的坦途!

元旦是喜庆的,喜庆的元旦是我们未雨绸缪、准备进发的闪亮起点;元旦是祥和的,祥和的元旦是我们矢志追寻、永不停驻的希望号角!

我们当然明白,世路多艰险,前途总莫测;我们却更坚信:风雨过后见彩虹,冰雪消融是丽春!我们

要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智识远见,我们亦要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傲骨胸襟!

走向2021,我们将脚踏实地,一如既往地力倡宽容,秉承仁爱,以良善促就和谐;走向2021,我们要满腔热望,百折不挠地追求义勇,崇尚和平,用团结缔造繁荣!

成渝,父母之城

□ 李北兰

父母的参差结合与一篇留白着大轰炸的国难家殇有关当“哆来咪发拉西哆”呈阶梯似地降落到亲情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不用琴弦也能弹奏出一曲——成渝,我的父母之城

无论这支曲子如何变奏正通顺街、兴隆乡

不只是家史里掘出的地名更是血脉里两条奔腾的河流将一个盆地之梦送往天空……母亲的红菜苔在浪里生根父亲的菜豆花从土里发芽——开不开花都是圆舞

父亲之城是坚挺的丘陵母亲之城是舒缓的平原亦如山歌里调入水墨使我们的情感软硬兼施

柔软起来可以哗啦啦摆尾得陇望蜀的嘉陵江硬朗起来可以亮铮铮踏响揽秦镇巴的光雾山……同在一个大盆地里沸腾双城在我们的心曲里没有距离母姓的冒菜里会游出酸菜鱼父姓的火锅里可捞出甜水面像树枝一样摇曳分枝的乡愁从成、渝两地袅袅升起

即便在异地他乡也交汇成一缕没有色差的炊烟

当心曲里那个盆地之梦终于在二〇二〇的号角声中跨越成一个可以带路的十五喜玛拉雅和南太平洋牵手将山水融入青春的圆周率老去的是父母和我们的故事不老的是已写入天空随时代飞舞的《双城记》

渝黔交界处 (组章)

□ 向求玮

滴雨为界

一边是重庆武陵,一边是贵州道真,大娄山,一道界梁横在中间。

这就够了。通常是山梁为界,山沟为界,河流为界,界石为界,何来滴雨为界?

界梁是杜鹃林铺成的,杜鹃林是风铺成的。风把树林偏下来,倒下来,伏在地上,一个姿势,一个朝向,长,长,长……根上分须,干上分枝,枝上分桠,桠上长叶,桠上开花……

百年老树啊,树根老根穿新根,大根连小根,明明暗暗伸出老远;树干老干连新干,大干压小干,弯弯拐拐伸出老远;树枝老枝挑新枝,枯枝缠嫩枝,丫儿叉又伸出老远;树叶这边飘那边,那边落这边,无所忌惮飘出老远……

全是一面倒。脚踩重庆(有的次生的树根也踩过了山梁),身倚贵州,把个山梁满腹搂住,满坡盖住,满地遮住——界梁呢?界碑呢?史上指手为界的信物呢?

我说是我的界,你说是你的界;我说是我的树,你说是你的树;我说这片林听得见狗吠,你说这片林听得见驴鸣……

罢了罢了,多老的亲戚啊,多好的邻居啊,凭啥为几根树棒棒伤了和气?那就雨滴为界吧,天雨是不偏的,天雨是垂直的,天雨是滋润的,天雨是公平的,界梁上多是一边下雨一边晴,雨打杜鹃,那就是天意,那就是绝判。这样就滴雨为界了。

这一片杜鹃林,那一片杜鹃林,你晴我落,我晴你落,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不能没有我,我中不能没有你,根须相连,枝桠相依,花叶相缠,筋脉相通,呼吸与共,风

观山水

雨同岭,站就站在一起,倒也倒在一起,已经是密不可分。

渝黔界梁的杜鹃林,滴雨为界的杜鹃林,滴雨真的能够为界么?

不争了。不指了。不分了。不管了。盖住界梁,滴遍界梁,忽略界梁,省略界梁,百年杜鹃林,就在这片共同的国土上一起生长……

大洞河

武陵过来一道大峡谷,南川过来一道大峡谷,交汇了,交汇了,成了一个威武的“V”字;武陵过来一条河流,南川过来一条河流,交汇了,交汇了,成了一个跃动的“V”字。

两“V”是一“V”,大山比划的一个手势,河流比划的一个手势,合力就是一种胜利,凝聚就是一种胜利,蓄势就是一种胜利。

在哪里蓄势?就在“V”字的尖儿上,在一个大洞暗中进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洞里的岩壁阻断了河水,岩壁的密缝分解了河水,10平方米的一道缝隙啊,任你再多的水也能渗透进去,渗透进去就不见踪影。汛期季节,大水充盈,走不赢了,回水了,回洞了,最多几个小时吧,小小缝隙就能够疏通,滔滔洪水就能够消溶,危机化解,洞里又恢复平静,恢复正常的流程。

好神奇的一个“漏斗”!你以细密的筛落化解千军万马,洞底阴河的低吟浅唱唱过洞外阳河的奔腾咆哮,谁给你四两拨千斤的地心引力,谁给你海纳百川的胸襟,你这洞中究竟有多少“毛细水管”,有多少玄妙的通道?

无人进出,无人知晓。仅仅1公里的长度,河水就在大山肚里经过过滤、澄清,完成了又一次重组,然后带着鱼虾,挟着水草,纯粹地洁净着,厉害地透明着,喷涌而出!

却原来,这个胜利手势的尖角处,还暗藏着某种天意的禅机……

石梯田

石梯田?梯田都是泥做的,真没听说过石梯田。

这儿有,龙田沟,大洞河河谷上游2公里处。12块弯曲狭长的石田,块块相连,次第向上,弯得自然流畅,嵌得恰到好处,一弧扣一弧,一弯压一弯,厚墩墩的,水汪汪的,遍布200余平方米,分明是大自然精巧的馈赠!

其实梯田是梯田,石头却不是石头,那是水中的矿物质沉积物日积月累所致。传说12条神龙曾在此洗澡,一龙一池,一池一洗,搔首弄姿,摇头摆尾,洗是洗了,爽是爽了,留下12块梯田,山民接过来当“神田”。山民可没有欣赏这袖珍

梯田的雅致,山民要把它派上用场。

说来真奇,岁月层层弯着扣着就这么过去了,田水或多或少地囤集着、留存着,不能耕种、不能收割,那12块梯田可是农家看天吃饭的宝贝疙瘩哩——

梯田从下到上代表12个月,哪块田干了,那月就干旱;哪块田水满,那月就是涝灾。这一块农事季节的晴雨表,百灵百验,如有神助。再不信“有雨山戴帽,无雨下河草”什么的农谚了,四个烟杆看看石梯田,看看水枯水满,神就定了,心就安了,这一年的衣食就八九不离十了。

山民说不来钙化池,只有喊成石梯田。山民犁不动石梯田,只有靠它看风水。山外的游人蜂拥而至时,点化了石梯田,炒热了石梯田,12个月从头到尾,莫非又有神龙降落其间,游走其间,拨弄其间,鼓荡其间?

石墙村落

石墙结构,位于垛木结构、泥墙结构之后,钢筋水泥结构之前,和砖木结构并行,置于大梁子山下的穆杨沟。

与穆桂英无关,与杨宗保无关,只是适于牧羊罢了,历史上的英雄走不来这样的山路,进得沟来也想不出如此巧妙的房屋结构。

沟里盛产毛板沙石,质地坚如钢

铁,小孩拳头大小,大人拳头大小,上下两面光滑平顺,周遭一圈纹路精密,厚度均匀,适宜垒砌,穆杨沟的天生材材,早先为什么没有用呢?及至树木砍完了,木屋不关风了,方才想起这毛板石。

石头。水。泥巴。石灰。砌墙造屋,就地取材,好几百幢,一排两三间,一间一层楼,坡上,坎下,随弯,就势,或高,或低,朝南,向北,渝黔界梁下的深山沟里,好一群石头头脑的土著村落!

日月风雨,山水流转……石旧了,土荒了,房折了,人走了。剩下石屋三五幢,茕茕孑立,不言不语。

还是叫住房,还是叫村落,走,进去看看。

这几幢石墙依旧,不垮,不缺,不损,不烂。看着玲珑不剔透,摸着平顺却梗手。堂屋里毛主席像挂在石墙上,电视机挂在石墙上,乡境导游图挂在石墙上,还挂着一副大红对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伙房内地上刨个浅坑,粗木柴弄来,就这么置于浅坑里,轰轰烧燃,取暖,做饭。火焰上方垂下一根火搭钩,挂着吊锅,咕嘟咕嘟地炖肉汤。再上方的炕笆折上,就着烟尘熏着腊肉,搁着烘干的藜麦、草鞋。一旁侧屋,两三架间隔相当的崭新木床上,铺盖军被一应俱全,还有床头柜、立柜、衣架……

待到来客酒足肉饱,主家老吧着叶子烟,美美地吸进,深深地呼出。

为什么不搬走呢?

往时不愿搬,眼下就更舍不得了。要不是,你们这些人进沟来,看什么呢,吃什么呢,住哪里呢?说着视线投向木框嵌进石墙的窗外。顺着看去,地坝边一根高高的木杆上,杏黄色的旌旗儿飘出几个金色的大字:

“穆杨沟石墙民居”……

橙色卵石

上窄下宽的河谷,峭壁夹着,岩树遮着,清澈的河水闪闪盈盈地从卵石上滑过。

且慢,这清清水河竟然全是五彩闪烁,偶尔漏来的阳光下发出梦幻般的色彩。水中,河滩,桌柜大的卵石,凳椅大的卵石,小凳大的卵石,拳头大的卵石,密密麻麻,挤挤挨挨,齐刷刷全是清一色——橙色!

橙色铺就的河床,橙色铺就的河滩。水从河床上滑过,风从河滩上掠过,鸟从山谷间飞过,人从河谷间走过,全被染上一层橙色,整个荒凉冷僻的峡谷地带变得温暖起来,亲切起来。

走过无数河滩,还真没见过统一的橙色哩!山里人说,大洞河上游峡谷外边,早年开了许多铁矿,后来全拆了,但雨后煤水顺溪而下,长年累月,卵石被煤中的硫磺腐蚀而成橙红色。

却原来千年卵石滩,在这冷僻之地待得寂寞了,躺得单薄了,也想添脂抹粉,收拾打扮,镀上一层金,美美的想给人看看……

橙色珠玑,大颗小颗,不知将落入谁的玉盘?

念亲恩

冬暖如春怀

□ 秦小峰

又一个冬天悄然而至。在彻骨寒风中,我又想起父母欠债的“冬暖”。

懵懂儿时的冬暖在父母的怀中。出身贫寒的父亲为照顾生病的奶奶,放弃美好前程毅然退伍回乡耕种农活。父母有时走村串户到贵州农村谋求缝绉业务。夜晚归来,又点燃马灯挂上牛头,摸黑劳作在田间地头。依然记得,父母归家时我们姐弟四人皆已熟睡,往往严冬醒来后享受着父母温暖而又甜蜜的怀抱。记得一年冬天早上,父母上山开垦冬播,三四岁的我乐呵呵地扛上两根小竹竿前去“助农”,在一陡坡滑倒,锋利的竹尖插入口中,顿时血流如注,父亲闻讯赶来,将我抱起火速赶往几公里外的乡镇医院……父亲在部队抢修战备时伤脚,穿着破烂的胶鞋,瘸腿狂奔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路石踢坏了脚趾,摔破膝盖,一路滴血,他却浑然不知。至今,我被竹尖扎伤的舌面还深深“烙印”着这段往事。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在急行中双手始终将我稳稳托住,使我平躺在他温暖的怀中……

求学成长的冬暖在父母的眼中。从小学至中学,我的学业年年进步,父母也从边远村庄搬家至场镇,五金百货店扩展至若干集镇,还购置了“幸福250型”双缸摩托车,在当地农村可算是“富贵”。“勤俭立身之本,耕读保家之基”却是仅有高小文化的父母对儿女的谆谆教诲。曾几何时,在教室外徘徊着一对衣着朴素的身影,“做贼式”的窥探和仁立多年后才知是父母的关怀和期望。上初中的某冬天晚自习,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看见我父母在教室外凝视我许久后离开了。我很诧异,几十公里赶来,又为何不辞而别呀?当我追出去的时候,正好被迎面走来的学校团委书记徐老师叫住,他说我家里遇到点困难,学校会尽力想办法帮助。后来才得知,父母不让我分心学习,再三嘱咐老师隐瞒实情。期末考试后我回到家附近时,街坊邻居都投来异样眼光,一种不祥预感夹杂寒风袭上心头。三层楼房的家被夷为平地、化为焦土……那辆父亲至爱的摩托车也剩具“傲立”的骨架,父母正俯身在灰烬中拾掇着或许有用的“年货”……父母二十几年风雨拼搏支撑起来的家,在一场火灾中瞬间化为乌有!看到“两鬓苍苍十指黑”的父母,我失声痛哭!那年春节,全家人在盟膜草棚中煎熬。看见儿女痛苦落魄的模样,母亲投来温和宽慰的眼神:“没关系的!”“烧发,烧发,越烧越发”嘛!”父亲用坚毅神勇的眼光向我们说:“有爸妈,家就在!”此后的岁月里,不管在学业上遇到多大困难,每每想起父母在教室外关注的眼神、在困苦中激发的眼光,我浑身上下都注入了无穷动力。

成家立业的冬暖在父母的活中。我们姐弟四人相继成家立业,父母也一天天变老,但始终不改的是他们对儿女不厌其烦的“唠叨”,包括对女婿、儿媳“忠孝礼义廉耻信悌”的教导也很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对我的夸奖极少,正是他们的“挑剔”才鞭策我不断进取并获得可喜成绩。从乡镇基层到县级机关,从一线岗位到领导职位,都伴随着父母的“冷言冻语”。当年高考发挥失常,我主动到一所重点中学去补习,准备来年“东山再起”,补习班的老师对我来年考取重点大学也是信心满怀。不料,父亲背着一个偌大行囊来校劝导我:“不用补习啦,既然已被录取,学费很少、学年也短,每月还有补助,还包分配,‘跳出农门’后还可以自考或者函授呀……”尽管父亲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却不为所动。那是个秋冬时节,一早从边远老家赶来,父亲还没吃早饭。多年来,四个儿女的诸多责任早已压得他不堪重负。父亲羸弱的身躯斜靠在学校院墙角落,依然穿着早已掉色的军装,默默地吸着旱烟,昏黄眼脸上显出无助的灰光……这时,走来一位学生家长,是同村的王大叔,与父亲寒暄几句。王大叔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妈得知你被录取,很是高兴,连夜冒雨赶去村委办理户口转移手续,不小心滑下悬崖摔伤了,幸好捡回一条命,现在人还躺在医院里哟。”顿时,我泪如雨下,正如那秋冬凄冷的雨滴,我为自己的执拗自私而羞愧自责。那天回家路上,父亲安慰我:“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文凭不等于水平,能力胜过资历……”那天和父亲一起走过的路,霎那间觉得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自信,仿佛正走出秋冬,迎来明媚春天……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我始终铭记父亲在那个秋冬给予我的“金玉良言”,它让我在学习上“知耻而后勇”,在工作上“笃实不虚浮”,在生活中“守正致稳远”。

而今,父母都已离去,愈是寒冷,我愈是感受到父母的冬暖尤其甚。“扛过所有的苦难,就是财富”“属于你的,会在这个冬天来到”“冬天到了,春天就不远了”……对于父母的冬暖,除了追忆,也是重温并燃烧着永恒的热情,正续传着一代又一代,直到永远……